

DOI:10.13420/j.cnki.jczu.2016.02.015

世界图像视域下南禅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

——从慧能到马祖道一的发展

易燕明,谢中和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世界图像是对世界整体性认识的图像化表达,兼具整体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佛学中国化的进程,就其深层来看,正是缘起论的世界图像与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像相互对话的过程。本文正是以此为视域来审视南禅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这种深层演进,从义理来看,主要表现为从“自心是佛”到“非心非佛”再到“平常心是道”的命题演进;从世界图像来看,则表现为子系统图像嵌入缘起论的混沌型大海图像、以及子系统图像自身进行中国化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世界图像;缘起论;子系统论;南禅;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6)02-0060-04

世界图像是对世界整体性认识的图像化表达,在文化阐释与文化比较领域,由于其兼具整体性和直观性的特点,既符合整体理解先行于个别理解的阐释原则,又符合理解的可交流性原则,因而应被视为文化表达、文化阐释与文化比较的基础性方法^①。在文化交流、文化会通、不同文化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彼此世界图像的相互冲突、相互调适与变化,是文化交流进入深层的标志——它意味着交流双方开始进行整体性的对话,而不仅仅是某个理论或观点的表层碰撞。佛学中国化的进程,就其深层来看,正是缘起论的世界图像与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像相互对话的过程。本文正是以此为视域来审视佛学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尤其是南禅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慧能开创的南禅一脉,在佛学中国化、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和意义,其义理的创发与演进,既符合缘起论世界图像内在发展的要求,又顺应了中国传统世界图像的基本特性,从而实现了佛学义理中国化的深层转换。

1 缘起论的世界图像

佛教的基本义理是缘起论。所谓缘起论,即认宇宙万法皆由因缘所生起的世界观。做为世界观,缘起论内含对世界及其结构的整体认定,这种整体认定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因缘并不是静态的元素

或原子,而是相续相生的规则或动态之流(从其自发生成及制约生成的结果来讲,它是自发活动的规则;从生成结果皆属于自身活动而言,它是动态之流的全体);二是并不存在静态的、实体式的原子或个别事物,一切分别相分别法都在不断和合生灭(诸行无常)之中,因而所谓个别事物(个别法与个别相),都无自性(性空,诸法无我);三是缘起自身(因缘之流的全体)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与法则。缘起论这种对世界及其结构的整体认定,可以直观地用大海的图像来加以理解,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是大海(缘起规则自身),众沤都只是大海(缘起规则)的片断式显现,从属于大海。这种世界图像,很明显,是一层式的架构,而且是动态式的架构。缘起论世界图像的这种独特性,如果通过与西方传统的世界图像及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像进行比较,更能明显地看出来。

西方传统的世界图像,大致可以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图像为代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殊相界与共相界是各自独立成界的,尽管两界之间存在逻辑的和实质的联系,而且各殊相、各共相亦各各自成一小界,两者不同之处则在于,柏拉图认共相界为最真实的存在(摹仿说、洞穴之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殊相界为最真实的存在(第一性实体说)。很明显,西方传统的世界图像,

收稿日期:2015-11-20

作者简介:易燕明(1979-),女,湖南岳阳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谢中和(1977-),男,湖南娄底人,硕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是现象与本质(殊相与共相)二分的两层式架构,而且是静态的原子主义式的架构。这种架构的优点在于承认各殊相和各共相的独立性,为精确性经验科学(科学首先即是对个别相规律的探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世界图像的基础与支撑;其缺点则在于,两层架构极容易造成人与世界、身与心、现象与本质、理想与现实等的分裂与对立。

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像,当以《易》为源头,可从太极图(阴阳鱼图像)直观而得。做为宇宙生成起点以及全体的天(太极,阴阳鱼图案),不是原子主义的,亦不是二元对立式或重此轻彼式的,而是共存共生的元系统或元整体。做为元系统的太极(阴阳鱼),就如同种子,宇宙只是此种子生根发芽并无限生长,产生无限现实与可能性的过程。元之一字,意味着它的不可分解性或不可再加以还原(阴阳互抱成团),如果阴或阳从太极中抽出来,那便不是阴或阳,因此现代西方系统论中的原子式的或构成式的元素概念,并不适用于阴或阳——阴或阳不是元素,阴或阳只有在太极中才成为阴或阳,因此最小的构成单位不是阴,也不是阳,而是太极。种子图像与大海图像都是动态的一元架构,不同之处在于,大海图像认大海为唯一的真实存在,其它只是此存在的显现或无自性的法相;而种子图像则是不断建构式的,从太极开始,经过两仪、四象、五行、八卦的规则与原理,生长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具有真实存在特性的万物——种子中的小种子)。如果说西方静态的二层架构图像,其架构规则主要是种属关系范畴或现象本质范畴;那么大海图像与种子图像的架构规划则主要是体用范畴,一层架构的成立,依赖于体用不二。相对于种属关系的静态的确定性经验,体用关系更多的是动态的、混沌的整体性经验。因此大海图像与种子图像在产生精确性经验科学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但在对世界与事物的整体、系统理解上,在人天和谐共生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大海图像由于只认大海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对个别事物和中间事物(指介于大海与个别事物中间的事物)的整体认识,缺乏积极的兴趣;而种子图像则可以不限于对世界全体的整体认识,对与人的生命生活密切的个别事物与中间事物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中国传统文文化中历史智慧、管理智慧、政治智慧特为发达,此即是其中一个深层缘由。

缘起论的世界图像^②,本为古代印度人(尤其是释迦牟尼)探寻为什么人生为苦问题时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这种世界图像由于只认缘起本

身为唯一真实的存在,故而对殊相和由殊相所构成的现实主要是否定式的态度,这种否定态度与认人生为苦的出发点是高度一致的。然而人生是苦判断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根本的出发点,那就是慈悲之情和由慈悲之情而生发出来的“解脱”意向与“普度众生”的意愿。而这一意向或意愿事实上必须肯定众生在本源上的存在性、价值性或相对于大海的某种独立性,否则缘起缘灭,只是自然,执与不执,亦只是自然,个体完全没有必要去寻找所谓“解脱”之道。如此一来,缘起论的世界图像和求“解脱”的意愿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要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在一层架构的前提下,可能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分有论,即由各殊相分有本体的存在性,但是分有面临内在的困境——如果是部分分有,则分有者依然是有限者,解脱的意义是有限的,如果是全部分有,则众多分有者如何能够各各全部分有?另一种是子系统论,即把各殊相都看做是与大海同质同构的子系统,这样的话,各子系统尽管不等同于母系统,不具有母系统绝对无限的本性,但是无限接近母系统,因此其存在与“解脱”的意义也就能接近无限。从佛学义理的发展来看,本质上是向子系统论迈进的,佛性论、法身说便是人将自身看做是微缩型大海的结果。如此一来,缘起论的大海图像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接近了中国传统种子图像。

由大海图像向种子图像的转变,古印度是在小乘向大乘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佛教于两汉之际初入中国时,缘起论做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其所开显的大海图像是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东晋时高僧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大辩论,尤其是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容于众。此一事实证明子系统论在当时并不是中国佛教义理的组成部分,也从反面证明了大海图像在当时的主导地位。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才开始由表面真正进入深层的世界图像层面^③。

2 南禅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

道生所悟的思想,与禅宗以心性为宗的义理是极为契合的。达摩祖师将禅宗法衣传给二祖慧可时,即有“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之言。《楞伽经》文:以法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从禅宗“是心是佛”的命题来看，如果放在缘起论原初的大海图像下，则此心是大海本体的活动义或缘起的本性，而非个体所有之心，因个体所有之心，亦只是缘起之相，并不具有真实性和独立存在的意义，最多只是部分地表现了大海之性（佛性），并不与佛性等同。在此意义上，“是心是佛”的命题，从佛学中国化的视角来看，一是在语言使用上，心与佛性的名词使用，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对接；二是在理论架构上，以心为宗的理论架构与中国传统以心性为中心的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两者，事实上为佛学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对话架起了沟通之桥。但是，“是心是佛”的命题，并未触及世界图像的层面，因而这种对话依然是表层的。

使禅宗的世界图像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提出的“自心是佛”的命题。“自心是佛”与“是心是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翻天覆地式的。“自心”在大海的世界图像里是不成立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何来自心自性？因此将“自心”嵌入大海图像，便是将子系统论引入大海图像，承认“自心是佛”，至少便是承认生物（非生物且不论）虽由缘起而生，但既生之后，便具有相对于大海本体的某种独立存在性和真实性，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无异于承认个体之人具有一真实的个我和个我永恒的可能。如此一来，嵌入了子系统的大海图像与中国传统的种子图像在总体结构上就达到了基本的一致，从而实现了佛学的世界图像和中国传统世界图像在总体结构上的深层调适。慧能所开创的南禅，之所以能成为后来中国化佛教的大宗与主流，此当是最深层的原因。这一深层原因与之前语言使用、理论架构的表层原因综合在一起，使南禅既在佛学义理中国化方面，更为彻底和根源化，又在适应中国本土民众心理与文化传统方面，更具有适应性。

在混沌的大海图像中嵌入子系统图像，所带来的的是总体结构的变动，这种变动是整体性的，从佛性论、法相说到涅槃解脱乃至生活世界，都会相应地变动。慧能通过“自心是佛”的命题，将一切归诸于自心自性，相应地在涅槃解脱上也注重发掘自心的功用，注重“道由心悟”；而子系统的整体性，则使佛性的觉悟内含从部分到整体的飞跃性要求，也即“顿悟成佛”。从慧能到他的弟子神会、怀让、行思、慧忠等第二代，主要是用正面的说法和引导来肯定自心自性的存在性与真实性，但是做为子系统存在

的自心自性，乃是子系统本身（微缩型大海），而非子系统的部分流变或片断，然而世人多执现象之我、片断之我乃至语言之我为自心自性，故此破除对自心自性的误认和肯定自心自性的真实存在，成为南禅“普度众生”过程中同等重要的事情。因此到了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等第三代，提出了“非心非佛”的命题。这一命题不是对“自心是佛”命题的否定，相反，它以“自心是佛”命题为基础和前提，是对“自心是佛”命题的补充和完善。“非心非佛”的主语是自心，即具有真实存在性的自心，并不是语言名相之心，亦不是生活现象所构建出来之心，更不是在现象流变中保持相对稳定与同一的抽象之心。

从“自心是佛”到“非心非佛”，事实上表明了自心自性的不可直指性或不能完全言传的性质，因而必须同时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定位。也因此，南禅发展到第三代之后，言道的方式在整体风格上由肯定式指引向否定式指引转变，暗示、反诘、动作乃至棒喝的方式开始在禅法传授中占据主导性地位。这种否定式传法方式，从方法上来看，很接近柏拉图的“助产术”，自心自性的体认，只能由自身去完成，旁人的作用只是引导和纠错。而且更重要的是，“非心非佛”的命题，事实上肯定了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表达这层意思，便是人皆由天所命，但天所命的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各人之命与性，并不完全一样，心性中共同性的部分可以由先知先觉者正面传授，特殊性的部分则只能由各人随缘任运，自体自悟自证。然而自体自悟自证的前提是要让自心自性自然流露出来，否则自体自悟自证就会失去其正确的对象或证悟的其实不是自身之性。故而马祖道一在提出“非心非佛”的命题之后，接着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命题。所谓“平常心是道”，和《中庸》“率性之谓道”以及道家“无为而为”的说法是非常相似的，平常心，即是率性而为之心、无为之心，只有这种心，才能开显出让自心自性自然流露的道路来，才能“道不用修”，自然而然。

从“自心是佛”到“非心非佛”，再到“平常心是道”，子系统的图像才可以说真正得以清晰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慧能“自心是佛”的体认，事实上已经内含着“非心非佛”和“平常心是道”的意义，马祖道一只是将其重点发掘出来而已。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千古名句，事实上便是“平常心是道”的境界，能无尘无垢、自性清静的，正是能让自心自性自然流露的平常心。

3 小结

借助世界图像的整体性和直观性,可以看到,南禅义理中国化的深层演进,是通过在缘起论的混沌型大海图像中嵌入子系统图像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在子系统图像的自身建构上,采取了与中国传统的子系统图像极为相似的建构。通过“自身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等一系列命题的构建,南禅完成了其佛学义理中国化的深层转换。当代中国同样是文化交流的大时代,中西文化的会通与对话,就我个人的基本判断,依然处于表层阶段,而且就难度而言,两者的调适将远远大于佛教中国化,这是因为,西方传统两层架构的世界图像,与中国传统的一层架构的世界图像之间,异质性是更为突出的。当代中西方文化共同反思彼此架构的缺陷,相互拉近彼此架构的距离,才有可能创造出中西文化深层会通的基点,尽管这还是未知之数。在这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新儒家,似乎走在了前面,如牟宗三借用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的两层架构重构儒家形而上学的努力。

注释:

①世界图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表达与文化阐释的基础性方法,此结论系作者多年来对文化问题不断进行思考的产物。世界

图像的提法与世界图像化的做法并非作者首创,基本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可找到类似的提法与做法,如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像,佛教常用的大海之喻,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论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等。

②关于中、西、佛三种世界图像,作者有一个基本的感悟,种子图像是人类群体的图像,所以如钱穆所言,中国人在凝成群体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长(中庸);大海图像是混沌大虚的图像,所以如梁漱溟所言,印度佛学的人生态度也许代表了人类最后的路向和最高的境界(极广大);两层架构的图像是建筑物(房子)的图像,所以如事实所示,表现出了在建筑技能和发明创造方面的深层发展之力(尽精微)。假如世界图像对人类群体力量发挥的整体性导引作用是存在的,也假如这三种图像的优长都是人类内在所需的,那么今天的问题不是这三种(甚至也包括其它)世界图像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是这三种世界图像多元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这三种世界图像和谐共生以及如何整合这三种世界图像的导引之力的问题。

③按照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异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调适,是由表层逐步走向深层、异质逐步走向同质的。在道生及《大般涅槃经》传入之前,佛教的本土化主要是表层的,无论是与玄学的对话,还是东晋慧远区分“出家法”与“在家法”以调和儒佛关系,佛理异质等于并且高于道家义理与儒家义理,是当时佛教界的默认共识。佛性论所代表的子系统论图像的传入与提出,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像的深层会通和对话奠定了同质同构的基点,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由不平等对话走向平等对话、由表层开始走向深层的标志性事件。

[责任编辑:余义兵]

Deep Evolution of Sinicization of South Chan Belief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Images ——Development from Huineng to Mazhu Daoyi

Yi Yanming, Xie Zhongh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Abstract: The world image is the visualizing expression of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with integrality and intuition.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Buddhism starts from the interactive dialogue process between the world imag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image, from which the deep evolution mainly includes proposition evolution from “mind being Buddhism” to “no mind and no Buddhism” and “usual mind being Taoism”, and the subsystem image inserted into chaos sea image, and siniciz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ubsystem image.

Key Word: World Image; Dependent Origination; Subsystem; South Chan; Sinicization